

小暑品莲

小暑是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也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一过，炎炎夏日就正式到来了。

“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透过北宋文学家秦观的《纳凉》，莲，也在小暑的温情中，姗姗而来。

莲之怜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真是喜欢汉乐府里的这首《江南》，莲叶田田、鱼儿欢欢，灵动、轻快的气息一下子扑上面颊，笑容也灿然而出，染着漫溢的莲香，和着“东”“西”“南”“北”的鱼儿和叶儿，恣肆奔腾。

这是一首采莲情歌，采用民间情歌常用的比兴、双关等手法，以“莲”谐“怜”，暗喻青年男女相互爱恋的欢乐情景。那些有趣的句子中，没有一个字写到人，但相爱着的采莲的人儿呀，早就融进了鱼儿戏水莲叶间的画里。

怜是形声字，在古代表示可爱的意思。莲即荷，荷在西周时期就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春秋时期，荷花的部分被分别定了专名，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记载得很清楚：

“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蕖，其本密，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葍，葍中葍。”三国吴学者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也解释道：“其茎为荷。其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蕖。其实莲，莲之皮青里白。其子葍，葍之壳青肉白。葍内青心二三分，为苦蕒也。”现代人的称呼就简单多了，直接称莲（荷）花、莲（荷）叶、莲子、莲心、莲藕等。

汉朝是中国农业空前发展的时期，莲也受到重视，并在乐府歌辞逐渐盛行的西汉被广泛吟唱。乐府是在秦代就已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府机构，乐即音乐，府即官府。汉武帝刘彻让乐府成为专设的官署，规模扩大，不仅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还兼管采集民间歌谣，采莲曲之类是被汉乐府收集得较多的民谣，歌舞者着红衣、系罗裙、乘莲船、执莲花，趣味盎然。

莲，也激滟在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怜爱中（秦汉时期帝王王妃称夫人）。当年，出身倡门、容貌靓丽、能歌善舞的李夫人经时任内廷音律侍奉的哥哥李延年举荐后很快受宠，采莲曲之类的爱情歌曲，成为她和汉武帝经常演唱的曲目。

汉武帝是真宠李夫人的，以至于李夫人染疾故去后，悲痛不已，



姗姗莲步稳，帐前活见李夫人。”这也是皮影戏的由来。

李夫人对莲也情有独钟，当汉武帝去看望病中的她时，她始终以莲花或莲叶掩面，不愿显露面目，并悲戚地说：“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她的姐姐私下询问原因，她的回答冷静理智：“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对皇帝心思揣摩得一清二楚，对自身价值心知肚明，李夫人以美貌为赌注，为自家兄弟赢得了好前程。

再来看李延年在汉武帝面前举荐时的歌赋，我们不禁感慨万千：“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皇宫深如海，怜爱知多少。

还是喜欢《江南》里鱼莲依偎的纯真，以及南朝乐府民歌里《西洲曲》的深挚：“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唯有满满的纯净与香甜，才

是爱的味道。

莲之爱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莲，在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成为“君子之花”。

她确实是担得起这一雅称的。她，干净天真，身出污泥，依然纤尘不染；她，表里如一，外表挺直，内里通透；她，傲然不群，不

随母投靠衡州(今衡阳)的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因聪慧仁孝，周敦颐深得郑向喜爱。见周敦颐喜莲，郑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今衡阳市二中)构亭植莲，周敦颐参经悟道，在衡阳度过了17年的时光，期间写下了119字的《爱莲说》，借物言志，以莲自喻，被世代传颂。周敦颐在衡阳留下了西湖书院、濂溪祠、爱莲池、爱莲堂等多处遗迹。

此外，还有“邵阳《爱莲说》”“赣州《爱莲说》”等记载，这些地方都建有爱莲池，都是周敦颐所建及《爱莲说》的原创地，由此，引发出“爱莲池原址在何方、《爱莲说》原创地在何处”的争议。不过，就算有争议，又有什么关系呢？后人敬重的并不是哪一池的莲，而是池中莲之风骨、周公及历代雅士爱莲的情怀。

元代画家、诗人王冕也是《爱莲说》的珍视者，他爱莲的方式与周敦颐、朱熹不同，他用莲画的形式表达。王冕从小就酷爱学习，因家庭贫困，只得白天替人放牛，晚上自学。有一天，王冕在湖边放牛，恰逢雨过天晴，他看到湖里的莲被雨水冲洗过后，显得格外清雅从容，又想到《爱莲说》，喜爱之情难以抑制，就用小木棍在泥地上画起莲来。这一画，让他对莲的爱再未停止。他开始用仅有的一点零用钱买了纸和笔来画莲。因为神形兼备，他的莲画深得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王冕声名渐渐远播，也不用替人放牛，还能用卖画得来的钱孝敬父母了。

成名后的王冕越发理解了莲的内涵，独善其身，也不愿意沾染宦海污浊，连朱元璋“以兵请为官”，他都“以出家相拒”。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欣赏王冕，特别以他为原型，塑造成正面形象放入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第一回中。

这就是爱莲的人儿呀，如同一股清流，伴着莲之馨香，隽永在人们的记忆中。

莲之用

莲的光芒，恒久地闪烁着“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九个大字。

她的好看、可爱，自不必说，她的好吃、好用，更让“吃货”们有了好劳动的手和爱澎湃的心。

人们很早就把莲作为食物了，先秦古籍《周书》就有“藪泽已

竭，既莲掘藕”的记载。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莲藕的细致描述，更让人口水垂涎心生欢乐：“夫藕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

好吃的，不仅是莲藕，还有莲子、莲子心等，生吃、熟食，清炒、煎煮，熬粥、泡茶，加糖品、调醋尝、放盐用，做主食、为佐食、当配料，等等，太多的方式可以享受莲的美味了。莲也大方地分享着美，还以莲藕的散血生肌解毒、莲子的补中养神益气、莲子心的清心去热、莲花的驻颜益色、莲叶的止渴除烦、莲蓬的止血消疮等功能，让人们的身心得到保健或治疗。

莲藕是被古人用得比较多的。把她用得最巧妙的，要数三国时期医药学家华佗。他制成了以藕皮为主料的膏药，他把藕皮膏连同是他发明的麻醉剂麻沸散一起，用在外科手术中。南朝宋代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过华佗行手术之情况：“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剖破腹背，抽割积聚。”手术完成缝合伤口后，华佗再涂敷以藕皮膏，四五天后便可愈合。

莲藕的节也被妙用，那妙招还是宋孝宗患病时，他的养父宋高宗偶然访到的小药铺用到的，宋代学者赵溍的《养病漫笔》录下了这个故事：宋孝宗患病，众医不效。高宗偶见一小药肆，召而问之。其人问得病之由，乃食湖蟹所致。遂诊脉，曰：此冷痢也。乃用新采藕节捣烂，热酒调下，数服即愈。高宗大喜，就以捣药金杵白锡之，人遂称金杵白锡防御家，可谓不世之遇也。

所以，莲，怎么不叫人欢喜呢？连她的气息都对身心有利。当年，华佗还创立了“五禽戏”，这是一套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达到健身目的的体操。他主张练五禽戏时，一定不能在空气污浊之处，以免身体被浊气侵袭，最好在莲塘边练习，以便“伴莲之清气，助养精气神”。他的弟子吴普，按照他的要求，练着五禽戏，活到了90多岁，且“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流连莲边，真是妙曼光华。瞧，正欢乐着呢，突然飘来一阵喇叭雨儿，便顺手摘下一片莲叶，挡在发前，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家。

那就是传说中风一样的女子啊。

（文/管弦 来源：《北京晚报》）

古代文人的“粉丝”

正像当今明星拥有忠实的“粉丝”一样，古代文人也拥有不少“粉丝”。

张籍“焚杜甫诗饮以膏蜜”，可谓文人粉丝的典范。据冯贽《云仙杂记》记载：“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这则故事充分凸显了作为“粉丝”的张籍对诗圣杜甫的崇拜。张籍后来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诗多反映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疾苦，可谓杜甫诗歌的嗣响。但需要说明的是，张籍取得的成就，绝不是靠吃啥补啥得来的，而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

唐代诗人白居易甚至拥有行为过激的“粉丝”。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道：“荆州街子葛

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常与刺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割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凡刻三十余处，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葛清本是荆州市井人物，因对白居易诗歌无限热爱，便在自己身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遍纹白居易诗歌。一共纹了三十多处，以致体无完肤，因此被称为白居易“行诗图”。

贾岛字浪仙，中唐诗人，曾做过长江主簿，地位虽不显，但是影响颇大。闻一多曾说：“由晚唐到五代，学贾岛的诗人不是

数字可以计算的，除极少数鲜明的例外，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其余一般的诗人大众，也就是大众的诗人，则全属于贾岛。从这观点看，我们不妨称晚唐五代为贾岛时代。”贾岛不但拥有众多的追慕者，而且被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唐李洞字才江，苦吟有声。慕贾浪仙之诗，遂铸其像事之，诵贾岛佛不绝口，时以为异。五代孙晟初名凤，又名忌，好学，尤长于诗。为道士，居庐山简寂宫，尝画贾岛像置屋壁，晨夕事之。”贾岛被“粉丝”塑像和绘像崇拜，享受到了仙佛一样的待遇，在文学史上为其他文人所望尘莫及。

苏轼作为天才文人，且善绘画

和书法，自然不乏粉丝。据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说：“章元弼顷娶中表陈氏，甚端丽。元弼貌寝陋，嗜学。初，《眉山集》有雕本，元弼得之也，观忘寐。陈氏有言，遂求去，元弼出之。元弼每以此说为朋友言之，且曰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章元弼本来有幸抱得美人归，但因为嗜读苏轼《眉山集》而度寝，漂亮的妻子便离他而去。有道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章元弼却因读书而导致了婚姻破裂。虽然婚姻破裂，但是章元弼并不介怀，作为苏轼的“粉丝”，对苏轼的崇拜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徐渭号青藤居士，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大才子，诗文书画，纵横一时。郑燮，号板桥，袁

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郑板桥爱徐青藤诗，尝刻一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清代画家童钰也说：“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似乎坐实了郑板桥作为粉丝对徐渭的无限崇拜。后来齐白石也有过相似的表达：“青藤八大远凡胎，伍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青藤”指的是徐渭，“八大”指的是朱耷，“伍老”指的是吴昌硕，齐白石在诗中表达了来生甘愿作此三家门下走狗，不难想见他对前代画家的崇拜之情。

这些“粉丝”的狂热，从表面上看崇拜的是追慕的对象，其实无一不是对艺术有感而发。因此不管其艺术造诣如何，这些“粉丝”皆可谓艺术的忠实信徒。古代文人“粉丝”的这种情怀，至今读来仍令人怦然心动。

（文/朱美禄 来源：《光明日报》）